

津浦三日刊 / [中国国民党津浦铁路特别党
部宣传科] · — no. 1 (民国18年[1929]5月)
~ [?] · — 出版地不详: [编者], 民国18年
[1929] ~ [?].

: 插图; 附表; 25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 ~ no. 35 (1929, 5 ~ 9)

第一期

(民國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

總理安葬紀念專刊

目錄

復活贅言..... 濟安
 為迎權宣傳列車開車紀念大會告民衆書
 為總理安葬紀念告民衆書

言論

總理安葬前的兩大不幸..... 頌壬
 和平奮鬥救中國..... 秉乾
 怎樣更安總理在天之靈？..... 王平
 總理北上及逝世以後..... 王世俊
 總理奉安中的感觸..... 曙
 自總理安葬回想到總理北上..... 秉乾

專載

總理由粵北上紀實
 總理病況經過及逝世時之情形
 總理安葬紀念本會宣傳計劃大綱

奉安消息

建築 總理紀念碑
 籌備奉安典禮紀詳



本刊特別啓事

- (一) 本期爲 總理安葬紀念專刊所有三日一評黨路消息等一概從略
- (二) 本刊性質雖與籌委會時代之三日刊相同各下級黨部如有新聞稿件希源源賜下無任歡迎
- (三) 本刊出版伊始錯誤之處自多尙望讀者時加 指教

復活 贅言

濟安

已經足足有三個月了，自從三日刊和讀者們分離之後。在這三個月中的讀者們，如何熱烈地盼望三日刊的復活呀！也許有許多多要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事在盼望不到的時候要埋怨我們不努力吧！我們很誠懇地向讀者們抱歉，抱歉着三月以來的停頓而使他們作虛空的盼望呀。

然而，讀者們現在至少還可以得到一點安慰了——三日刊又繼續地要出版了，依舊繼續以前的精神一期一期地獻到讀者的眼前。希望讀者們本以前愛護三日刊的意思繼續地愛護現在的三日刊，同時更希望讀者們予以相當的援助和指教。

在黨的立場上說，籌委會與執委會的精神是一貫的，籌委會和執委會只是時間上工作段落的劃分罷了。沒有籌委會的經過，便不能產生執委會，沒有執委會的成立，更難

表示籌備時代的成績。只要能夠為黨努力，無論在籌備或正式時代的工作都是一樣的，都是一樣地為着我們的黨。所以三日刊本着這樣整個而一貫的精神，整個而一貫的黨的精神繼續着出版。

同時，在這復活第一期的時候，又恰巧遇到轟動全世界的我們總理的奉安，這個紀念之于三日刊的意義更加重大了，三日刊使命也更加嚴重了。似乎在這個當兒，在總理靈柩經過本路的這個當兒，好像冥冥中總理親自將革命的意義和主義的真諦交給我們的三日刊去做普通的宣傳，而總理偉大的人格和大無畏的精神又似永遠地在支配着我們的一切。

這時，正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在脫了帽很悲傷地默靜地一齊向我們的革命導師致敬禮，帝國主義者也向我們假親善地緩和起

來，而我們望眼欲穿的三日刊趁這個時機復活了。復活了是多麼值得紀念的一回事呀！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呼聲，繼續着，永遠地繼續着去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呀！

為迎櫬宣傳列車開車紀念大會告民衆書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崇高的，偉大的，革命的導師，人類的救星，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自從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平逝世後，他的靈櫬直到現在一十八年六月一日！纔能運到南方來安葬，這不能不認為是一種遺憾！

在曹吳顛覆以後，總理為要求和平統一之實現，故於十四年一月間冒險挺身北上，以期促成國民會議，而絕滅封建軍閥之根源，解除民族與國家之痛苦！那知到了北平以後，竟因積勞成癆，賁志以終，國民革命的大業，未克躬親厥成，這是多麼的令人悲

三月的期待和盼望是多麼悠久呀，我們希望三日刊繼續地努力地向讀者們貢獻牠新的一切，一切新的興趣和新的努力。

十八，五，二四，于浦口

槍痛悼啊！

自從總理逝世以後，本黨同志秉承着總理的遺囑，繼續奮鬥，總理死了，固然使得我們感覺到失却導師的悲哀，同時我們益覺自己責任的重大！所以出師北伐以來，軍事的進展，真是一日千里，中間雖因共產黨的搗亂，反動勢力的環攻，幾使垂成革命流產，然而終因本黨同志的精誠團結，全國民衆的一致努力，終能排除一切的荆棘，轉入光明燦爛的康莊！現在北伐完成了，全國統一了，撫今思昔，假使不是繼承總理的精神，仰賴總理的靈爽，以及總理偉

大人格的感召，青天白日旗！又那能在最短期間炫赫輝耀於東亞大陸之上呢？

我們回想到中華民族，其所以能從專制的惡政，軍閥的宰割，和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之中解放出求，誰也不能否認這是 總理的恩賜！ 總理之生，為革命而生，總理之死亦為革命而死！ 總理四十年如一日的盡瘁革命的目的，就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中國能夠和平統一。

但是 總理說：「要真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總理臨終時，還斷續地發出那微弱的「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於此更是證明了總理的心懷，是如何的仁愛！ 總理的人格，如何的偉大！由生至死，始終以革命為天職，始終以救中國救人類為前提的革命的導師不幸竟

於四年前被死神帶去了，這真是中華民族及世界弱小民族空前未有的大損失啊！

我們今天在這裏舉行這迎櫬宣傳列車開車紀念大會，絕不是什麼封建式的崇拜英雄，因為在全國統一之後， 總理的靈櫬，還不能迎到首都來安葬，後死的我們，于心何安？所以迎櫬是對於總理的遺骸，稍盡其崇功德報聊伸哀思的唯一隆重的紀念大典！這是 總理奮鬥一生應得的代價，這是全國民衆極度敬慕 總理百不及一的表现！我們在這迎櫬南下的時候，不僅是表示嚴肅哀敬而已，必定要能以 總理的人格為人格，以 總理的精神為精神，繼承 總理的遺志，實現 總理的主義，完成 總理的事業，這才不辜負了今日的紀念！不過我們在打倒軍閥之後，要防止同樣繼起之人；在打倒帝國主義之先，尤須努力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如此國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如此 總理雖死

，而其精神，將永遠昭示在人間！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聽啊，親切的聽啊！總理臨終時那微弱的「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鬚髯又在震動我們的耳鼓了！努力啊！努力啊！

最後讓我們高呼：

中國國民黨津浦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 十八，五，十。

為總理奉安告民衆書

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

我們最偉大最慈祥的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國民革命的導師，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本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自從辛亥革命顛覆滿清君政，創建中華民國以後，本可即此繼進其革命之方略與主義，以登中國于富強之境域，奈因當時的黨人和一般的民衆，未明革命之究竟，徒存已治已安的幻想，對總理所創造的救國主義——三民主義，奉行不篤，致釀成張勳復辟，袁賊稱帝，以至

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紀念總理偉大的精神與事業

把 總理的靈柩迎到首都來安葬！

總理精神不死！

中國國民黨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曹吳弄兵的種種禍國殃民的當勾，使總理平生奮鬥努力所得來的中華民族歷史亘古未有的燦爛新局，復歸黑暗！於是 總理就不得不再接再厲，繼續努力，以救出人民于水火，而固國基于盤石；乃于民國十四年，冒險挺身北上，冀以和平的方法，實現全國的統一，以網滅封建軍閥之根源，而除民衆與國家之痛苦。詎料其一生救國救民的偉大的革命事業，未達完成目的之先，而 總理竟以積勞成瘁，賫志以終了！這是我中華民族

及世界各弱小民族多麼的重大損失！豈僅我中華民族所悲愴痛悼，即全世界的各民族，亦莫不同深哀敬的。

自從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總理逝世以後，我們固應一方面永遠不能忘懷，永遠引為最悲哀沉痛的紀念；但另一方面。我們尤要于愴悼之餘，敬謹秉承 總理的遺志，完成 總理自救救人救國救世界的主義。所以本黨自接受 總理的遺囑，繼續奮鬥，出師北伐，與一切反動勢力相搏鬥，赤白帝國主義相抗拒，中間雖迭經無數之艱辛，困苦，糾紛，離析，但終賴 總理偉大的主義，人格，精神之感召，卒能于三年之間，統一告成，青天白日的旗幟，得以炫赫輝耀于東亞大陸之上。此種偉大的民族國家之光榮勝利，誰為之？飲水思源，就不能忘却是我們崇高的偉大的 總理之所賜予。所以我們一念及 總理之靈柩未安，未嘗不引為遺憾

！而思有以恭誠辭報我 總理之豐功偉蹟的，即在傾滿腔的熱血與哀思，沉痛而盛烈的表現于 總理安葬之舉行。但是我們之所以安葬 總理，並不是什麼封建式的崇拜英雄，就是我們以十二萬分的熱誠，聊申報效 總理豐功偉蹟的百不及一的表現罷了。所以我們當茲舉行崇功報德的唯一隆重的安葬大典。我們應當如何表現嚴肅與哀敬？更應如何警惕策勵，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精誠團結，奉行三民主義，擁護本黨努力訓政建設，俾得中國和平統一之永遠實現，以躋國際地位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

所以我們于總理遺骸奉安之後，我們更應如何以安總理在天之靈？我們應當趁此軍政告終，訓政肇始的時候，大家同心協力，繼續奮鬥，力謀掙脫一切惡魔之羈絆，永遠保持革命勢力之統一，以鞏固革命既得的權

利，繼續進行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實現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尤須矢勤矢勇，信心必忠地以總理的精神為精神，以總理的思想為思想，以總理的人格為人格，始終堅決地擁護本黨贊助本黨，使本黨切實負起「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偉大使命，以完成訓政的建設，庶不致有負總理諄諄之遺囑。

總理所詔示我們的國民革命，現在並沒全部成功！北伐完成，不過是破壞時期告一段落罷了！此後繼續的工作，就是三民主義的建設——心理，政治，社會，物質之各種建設，至今的確是不容再緩的工作了。歷史事實所告訴我們的經驗，只有三民主義的建設，才能够摧毀一切目前所遇的阻力，才能够解除人民的實際痛苦；非此的確無以遏制封建勢力之再熾，絕滅帝國主義者之覬覦，以走入三民主義之正軌。所以在本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繼續努力地奉行總理所昭示

的訓政工作的今日，我們革命的同胞們，固然應親誠無間的一致貢獻其總合之能力，以企求三民主義之實現，使民衆的衣食住行育的各個問題，早得解決。所以誰敢背叛斯旨，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破壞和平統一，致延長我全國人民所亟待解救之痛苦，就是我們的公敵，我們即當同心戮力，一致團結起來，擁護本黨撲滅這等假革命反革命的反動份子，和借黨營私逞兵破壞統一的新興軍閥，以鞏固本黨的基礎，使國民革命之前途，不因此而發生障礙，如此，才能表現革命民衆的精神，才能促進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才能完成總理未完的革命事業，最後我們高呼：

- 1 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 2 紀念 總理偉大的精神與事業！
- 3 安葬我崇高偉大的 總理！
- 4 安葬 總理要努力訓政建設！

- 5 誓遵 總理遺教！
- 6 以 總理的意志為意志！
- 7 以 總理的精神為精神！
- 8 三民主義信徒團結起來！

言 論

總理安葬前的兩大不幸

頌 壬

這的確是 總理安葬前的兩大不幸！

總理自從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平逝世之後，至今已有一年之久；我們知道 總理是國民革命的領袖，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解放的導師！他的死，不僅是本黨及全國民衆的損失，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損失！我們追想到 總理的偉大，便無時無刻不想安慰 總理的靈魂！ 總理在平逝世之後，我們老早就應該把 總理的靈柩，迎到南京來安葬，但是中間因為軍閥的宰割，共產黨的搗亂，帝國主義的蹂躪，致使 總理的靈柩，在張作霖的鐵蹄之下，孤單單地冷凄凄地度了三個年頭，直至今年六月一日，纔能在南京舉行 總理安葬典禮，此本黨同志全國民衆深為抱憾者也！

- 9 擁護中國國民黨！
- 10 實現中華民國之獨立自由平等！
- 11 完成國民革命！
- 12 總理精神不死！

總理安葬典禮，本來第二屆五中全會議決的是十八年一月一日！嗣後中央各同志以 總理逝世為本黨和全國以及全世界人類最大的損失， 總理安葬也是本黨和全國以及全世界人類最悲痛的一天！一月一日為建國紀念日，又是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後，一個普天同慶的紀念日，當有各種慶祝今後新生命之確定與進展的熱烈愉快的表示，一喜一悲，兩者實不宜同時舉行；所以第二屆中央一七〇次常會議決，改在三月十二日舉行；那知後來又因首都迎柩大道，為雨雪連綿，妨礙工作，不能按照預定期限完工，乃不得不一再展緩，展緩到六月一日。不意到了今年今日，國內的政局，又發生了不幸！ 總理安葬，雖不因此不幸而稍受影響，然而在 總理安葬之前，竟有此種不幸事實

發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恥辱！

民國十四年 總理爲什麼要挺身北上？總理四十年的原因，爲的是要「和平」「奮鬥」「救中國」。總理的心懷，是仁慈的，博愛的，天下爲公的；他不願延長國內的戰爭，他不願再見民衆的流離，他想以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來絕滅封建軍閥的根源，解除民族和國家的痛苦，不意到了北平之後，竟因段張之百般破壞積勞成瘁，賣志以終！唉！總理臨終時那「和平……奮鬥……救中國」，微弱的呼聲，還不足以撥動人們的心弦嗎？總理最後的遺囑，還不足以堅定我們革命的意識嗎？假使是有良心的，是真革命的，在 總理安葬前，是否還忍心背叛 總理的主義，阻撓 總理的安葬嗎？唉……

至於 總理一生奔走革命的目的，誰也知道消極方面是要剷除一切封建勢力，軍閥官僚政客帝國主義積極方面是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總理民國十幾年來，無時無刻不是和軍閥作殊死戰。總理逝世之後，本黨同志，遵照着 總理的遺志，繼續北伐，在北伐的過程中，雖有一切反動勢力環攻本黨，然而終能披荊斬棘，突破危城，由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以來，不及三載，終于青天白日旗，飄揚于全國！在這全國統一，訓政開始以後，我們滿以爲在這個穩定的時期，安葬我們的 總理，是再好也沒有

了！國民革命的大業，總理雖未克觀成，而在 總理逝世三年之後， 總理的遺志，就能有一部分的成功，此固全黨同志全國民衆引爲愉快，就是 總理在九泉之下亦當欣然含笑。唉！那知在這全國民衆嚴肅哀敬的舉行 總理安葬典禮之前，竟然已經統一了的中國又變成了四分五裂；已經開始了的訓政時期，又回到了軍政時期；這是對於 總理何等的不敬！何等的不幸！但是這種不幸的形成是基於：

一、桂系的背叛。

二、馮系的反動。

桂系軍閥的背叛，是在三全大會之前，馮系軍閥的反動，是在 總理安葬紀念之前，一在破壞三全大會，一在阻撓 總理奉安！乘機要挾中央，擴充個人地盤，前後如出一轍！桂系背叛的導火線，是在擅自改組湘省政府，罷免中央任命之魯滌平；馮系反動的導火線，是在孫良誠沒有搶到濟南那塊肥肉，于是席捲以西，一個是藐視中央，一個是違抗中央！他們的眼中，那裏還有黨國？那裏還有 總理？什麼紀律，紀綱，又那裏放在他們的心中！我們知道桂系軍閥自霸佔武漢以來，苛捐雜稅，橫征暴斂，把持黨政，違抗中央，壓迫農工，殘殺革命青年，排除異己，勾結帝國主義，假分治合作的美名，以造成割據的局面！而馮逆玉祥其罪惡，尤有甚于此者！最近更有計劃的策略

的，把交通破壞得滿目瘡痍！武勝關的隧道是炸毀了，武勝關以北的橋樑是炸毀了，漳河的橋樑是炸毀了，黃河的鐵橋也炸毀了，還有歸德以西的隴海鐵路，所有的大小橋樑，以及枕木鐵軌也統統被拆毀了，其他種種叛黨叛國的行爲，真是罄竹難書！如此而言護黨，不知所護何黨？如此而言救國，不知所救何國？這種種的舉動，不是軍閥是什麼？不是反革命是什麼？要曉得軍閥並不是個專有的名詞，並不是張宗昌才有資格做軍閥，也不是孫傳芳才有資格做軍閥，凡是外結帝國主義，內聯土豪劣紳，擁兵自衛，禍國殃民者，都叫做軍閥。可見只要具備上列的資格，儘管他從前是個總理的信徒，儘管他從前是個革命的黨員，隨時都有變成軍閥的可能。桂系的親英，馮系的聯俄；以及李白馮等之野心勃勃，都是使他們變成軍閥的客觀條件。因為帝國主義和軍閥向來是一鼻孔出氣的。軍閥賴帝國主義以生存，帝國主義賴軍閥以膨脹，狼狽爲奸，生死不渝。本黨自從統一了中國之後，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各帝國主義在華特殊利益，隨時有動搖或消滅的危險，所以帝國主義終日在那裏惶惶不安，挑撥離間，惟恐中國不鬧內亂，中國一有內亂，各帝國主義在華利益，又可穩定起來，甚至可以從中漁利。而喪心病狂桂系馮系軍閥，爲了滿足一己的支配慾，和佔有慾，竟與其盾來眼去而入其彀中！由此更足證明本黨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張，

津浦三日刊 第一期

是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不二的法門。總理在北上宣言裏說：「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現在桂系餘孽，仍然負隅廣西，作最後的掙扎；馮系軍閥，正在大吹大擂的統率什麼五十萬大軍，向中央進攻。我們相信順逆所在，即勝負所繫！以中央現有的基礎，現有的軍力，定可消滅一切反動勢力！蔣主席最近在國府紀念週上講：「現在的時局，就到了很嚴重的時候了！……：無論他們怎樣的動作，中央一定很鎮靜，並且中央相信確有把握，可以平定一切的叛逆！中央也已有準備，決不會使國家和黨的基礎發生影響。現在可以說，隨便那一個叛逆要想搖動我們國民黨的基礎，是不能的！從前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這樣兇惡厲害的力量，赤俄的工具共產黨，前兩三年這樣陰險狠毒的手段，都給我們國民黨消滅下去了！……：」我們看了這段話，便知道桂系的戡定，馮系的失敗，絕對沒有問題的！以往的歷史告訴我們，誰想叛變，誰就要消滅；誰違反三民主義，誰就要走進墳墓！過去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的失敗，都是前車可鑒！我們現在所痛惜憂慮努力的是：

(一) 本黨自出師北伐以來，同志間之犧牲熱血頭顱者，不知若干萬人？革命軍將士戰死沙場者，又不知若干萬

人？國家財力人民經濟之直接間接損失於戰事者，又不知若干萬？凡此種種之犧牲，無非為取得中國統一建設新中國以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與宰割！數年的努力，才獲得現有這一部分的成功！而一旦破壞之者，并非本黨的任何敵人，竟是素稱信仰三民主義的桂系馮系新興軍閥！最痛心的，就是馮部在 總理安葬前，破壞鐵路交通，使得西北信總理的黨員和民衆，不能到南京來參加奉安大典，這的確是 總理的罪人！

(二)在桂系馮系兩大新興軍閥肅清之後；我們要顧慮到，不要再有同樣繼起之人！但是要想防止軍閥再生，必須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黨的權威，不能隨着槍桿而亂轉；政的運用，不能被有槍階級所劫持！然後再嚴密黨的組織，頓飭黨的紀律，這樣本黨的力量，才能集中；本黨的基础，才得鞏固！同志們！親愛的同志們！中國國民黨的生命能否延長和發展，我們每個黨員都應該負責的

和平，奮鬥，救中國！

——為總理安葬紀念作——

「和平，奮鬥，救中國」！這是崇高的，偉大的本黨總理，在長別我們臨終的一刹那，發出斷續地微弱的革命呼聲，在這沉痛的呼聲中，我們知道 總理始終以革命為其天職，始終以救中國救人類為其責任。所以 總理雖是

啊！

(三) 總理說：「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我們在打倒桂系馮系兩大新興軍閥之後，還要努力于打倒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是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枷鎖，是全國人民的賣身契！我們今後要想軍閥不再繼續產生，惟有遵照 總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努力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最後：我們要認清革命的進展，本來是延着一條曲線向前進行，絕無一帆風順而底彼岸的道理。失敗愈多，成功愈大；反動派愈多，愈顯得革命力量偉大！我們所需要的和平，是真正的澈底的和平，而粉飾的一時的和平。今後我們只有以 總理的精神為精神，以 總理的人格為人格，以 總理的主義為主義，而與一切反動勢力相週旋！

總理安葬紀念前一週寫于浦口。

(秉乾)

最後的徵音，而給本黨全體同志，有無限的力量，有無限的意義。同時這最後的一聲，確喚起被壓迫的羣衆的革命情火，加倍的燃燒，革命意志，加倍的堅決；更使得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在無形的畏懼，深切的恐慌。

總理四十年如一日的盡瘁于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求「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換句話說：就是要求中國能夠得到真正和平統一的國家。但是，中國處此外有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內有封建勢力的軍閥豪紳的專橫剝削，怎樣能達到和平統一呢。這我們只要看 總理說：「要真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已明明白白的昭示給我們，就是我們要救中國，要得到中國和平統一，便要剷除一切封建軍閥，更要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所以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向這裏去奮鬥，才是救國的大道。

現在客觀的事實橫在我們目前，我們也不必諱言，帝國主義由動搖而反攻，依舊不拋棄侵略的野心，依舊獍豸兇惡；封建勢力更是由穩定而復活，柱系軍閥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因為新興封建勢力的復活，必然的是勾結帝國主義，而形成現在這樣一個反革命的封建勢力。固然反革命的封建勢力，一定是要崩潰滅亡的，革命勢力會獲得最後勝利的；可是革命必因此而有所挫折，有所創傷了！

我們知道在革命過程中，反動的封建勢力，隨時隨地在謀復活反攻，革命隨時有流產的可能，辛亥便是一個前

例。這根本的原因，就是革命到了相當的時期——握有政權的時期——黨內一般認識不清，信仰不堅的同志，免不了要官僚化，腐化，甚至變節；同時黨外一般投機份子，混進黨內來，腐化本黨，使本黨革命性消失，革命勢力渙散。然而能形成這樣現象的，實由于革命勢力的軟化，妥協；換句話說：就是欲謀統一，和平，便不惜拋棄了奮鬥的精神。總理告訴我們：和平要由奮鬥中得來，有真正的奮鬥，才有真正的和平。要從奮鬥中得來的和平，才能救中國；所以 總理在臨終還斷斷續續地呼着「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們只要是 總理的信徒，應該怎樣的體會總理，本着 總理的遺言去奮鬥啊！

現在總理已經離開我們三年有餘，在這三年中，本黨同志秉着 總理奮鬥精神，自出師以來，軍事進展飛快，短期間完成 總理北伐遺志，固然我們感着革命導師死去的悲哀！同時軍事能很快的完成，亦足以告慰。不過軍事的成功，不是革命的成功，革命的成功是要實現三民主義，解除民衆痛苦，而現在究竟是什麼的環境？上面已經說過了；所以我們今天來安葬 總理，深深的感覺不安和悲痛！更覺我們責任的重大。

我們今天站在 總理遺容面前，靜靜的沉默着，深深的追念着： 總理的那最後的斷續地微弱的「和平，奮鬥，救中國！」呼聲，還在震動着我們的心靈！我們，我們應當如何的努力，奮鬥，以實現中國的自由平等，和平統一。而達到世界大同的光明大道啊！

怎樣更安總理在天之靈？（一平）

溯自民國十四年，我們本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冀以和平統一全國，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以絕滅軍閥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根源，解除民衆的痛苦，以救中國的危亡，而挺身北上；那知道在總理到了北平以後，竟因積勞成癆，致國民革命的大業，未克躬親厥成，而費志以終了！這是多麼的令人悲憤和痛悼！這是中華民族多大的損失和不幸啊！

自從總理殞棄我們本黨的同志和全國的民衆而長逝了以後，我們固然感得像孤兒失却慈母般的悲哀，以爲總理再也不能領導我們去革命似的，其實總理所指導我們革命的步驟，建國的方略，奮鬥的方法，以及救中國救世界救人類的三民主義，却依舊在光耀地昭示我們，我們只要能遵守總理的遺教，貫徹總理的主張，實行總理的主義，完成總理的大業——國民革命，那末，就是總理的軀壳雖死，總理的主義，總理的精神，亦當與世長存而不朽了！

我們要完成總理未竟之事業，我們就當認識責任的重大，應如何地如履薄冰般的戰戰兢兢去完成總理的革命大業？所以本黨的同志，就在悲壯沉痛之下，遵守總理的『要全國統一，非北伐不爲功』的遺訓，而努力完成

總理所期望的『和平統一』的遺志。乃于十五年一月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完全接受總理的遺教，更加緊努力，決定北伐的大計，集中黨的力量，以掃除革命之障礙，而制殘餘軍閥最後的致命。故自出師北伐以來，軍事之進展，真是一日千里，不兩越月，而收拾湘鄂，更四越月，而贛俱下，江浙皖諸省次第光復，至十六年三月，大江南北，完全奠定，更未幾而京津收復，全國遂告統一，中間雖經共產黨之搗亂，日帝國主義者之阻撓，以及其他反動勢力的環攻，幾使垂成的革命流產，但終賴總理偉大主義之感召，本黨同志之精誠團結，國民革命軍將士之戮力奮鬥，與全國民衆的一致努力，終能排除一切的荆棘，轉入光明燦爛的大道。

現在北伐已經告終，破壞工作可告一段落，而踏進建設之路，在這個革命的過程中，我們因爲戎馬倥傯的關係，致總理的靈柩，遲遲未安窆窆，我們黨內的同志以及全國的民衆，未嘗不引爲慚慚抱憾！所以直到現在——全國統一後的現在，假使還不能將總理的靈柩，迎到首都來安葬，那更于心何忍？所以中央就定十八年的六月一日，舉行隆重奉安總理的盛典。但是我們對於這個空前隆盛的典禮，絕不是什麼封建式的崇拜英雄，就是我們後的同志

對於 總理的遺骸，略盡其崇功報德聊伸哀思的唯一隆重的紀念，全國民衆極度敬慕。總理百不及一的表现，也就是 總理奮鬥一生應得的代價。所以我們在這樣恭誠辭報的大典中間，在形式上雖則已將 總理的遺骸安葬了，但是在精神上，我們有沒有可慰 總理精神于萬一？所以我們應如何嚴肅，如何哀敬，如何撫今追昔，確定今後努力之方針？更應如何警惕，如何策勵，積極完成 總理未竟的事業？以安 總理在天之靈？我們只有：

(一)以 總理的精神爲精神：總理畢生的精神，完全盡瘁于革命。其生也，的確是爲革命而生；其死也，亦是爲了革命而死的。從 總理四十年領導國民革命之奮鬥史上，已可仰見其卓絕的精神，他那大無畏的不屈不撓的見義勇爲的偉大的精神，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其屢謀起義，屢遭挫折，至第十次始得辛亥革命之成功。其間每遭失敗的時候，中國的境內，絕無插足的餘地，因或亡命日本，或逃匿歐美，或避居南洋，但是 總理對於革命的精神，終未嘗因偶遭失敗而退喪，並且尤能再接再厲，所以卒能於辛亥革命達到其最終目的。

然而總理之所以能夠若此，實基于其「仁慈」「博愛」「天下爲公」的精神，我們試披閱 總理的遺著或演講，沒有一個地方不表現其仁愛救人的天性，闡揚中華民族固有之仁愛道德，以冀感召世界的人類，而確立以「仁愛」爲一

切文化創造之源流，與至高無上之德性，故其「國家爲人民所共有，政治爲人民所共管，利益爲人民所共享，」底三民主義，就是 總理一生全部精神的結晶，所以我們要謀有安 總理在天之靈者，就要以 總理的精神爲精神，努力奉行三民主義！

(二)以 總理的人格爲人格：總理一生的人格，真是青天也沒有他的高潔，白日也沒有他的光明！他那冠古今空將來的卓絕偉大的人格，求之古今中外的偉人中，的確是絕無而僅有！辛亥革命成功，便讓總統職位于袁氏，這種光明磊落的人格，應多麼值得我們的敬仰！總理因能具若是崇高偉大廉潔的人格，故綜其平生，無養育之私財，無自圖便利的私意，無私怨，無私仇，無私人，祇孜孜爲仁而求智，以勇而行仁，椿椿事件，處處地方，一舉一動沒有不爲民衆的利益而着想，沒有不爲民衆的幸福而犧牲，故其一生革命的歷史，均是爲了羣衆的生存而奮鬥的，所以凡我本黨的同志，均應絕對以 總理的人格爲人格，義務爭先，權利徹履，而于實際上表現黨員的人格，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地去完成 總理革命的大業。

(三)以 總理的意志爲意志：總理一生的志向，尤其是革命的志向，真是威武所不能屈，貧賤所不能移，富貴所不能淫，勇往直前，任何艱險，任何困難，決不能動搖其意志！故當其每次革命失敗的時期，流亡被難的當兒，其

對於革命的志向，未嘗因此而稍緩，仍繼續不倦地從事于主義之宣傳，以準備與反動惡勢力最後的掙扎，而謀最後的勝利。『革命最後一定成功。』這就是總理對於革命意志堅決的表現。辛亥革命之能夠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也就是總理有志竟成的鐵證，因其具有若是偉大的志向，才能建立若常的偉大事業。所以總理勸人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澈底做成功，便是大事。』我們既各自認爲本黨同志，孫文主義者的信徒，對於總理這項的遺訓，究竟有何感想？對於總理遺給我們未竟的大業，究竟已爲澈底做成了沒有？仔細思量，能不慚愧？能不汗顏？能不加緊策勵而完成總理未竟大業嗎？

老實說過去本黨奮鬥得來的結果，祇有增加黨員政治的慾望，像胡漢民先生說的：『在他們的努力之中所有爲創事業，爲實現主義的結下總賬來，終于敵不過爲他個人目前地位，以及將來權利的數目來得大。』同時我們于此可見黨員之所以入黨，一方固有受總理的涵養與感召，而努力從事于自救救人救國救世，以完總理的遺志者；但另一方面，我敢獨斷一句，還是爲要實現他個人的官財主義，

借着本黨爲其升官發財的捷徑與梯階，而加入革命（？）者，却是居多！黨的分枝，就從此複雜，黨的意志，就從此分歧了，黨的力量，就從此不能集中了！其于黨的基础，革命的前途，不特沒有絲毫的裨益，而且反埋藏着許多的險象！所以本黨自北伐完成以後，全國雖曾經一度之統一，短時間的和平，但終因種種反動勢力之梗阻，使全國的軍政民政財政未得實際的統一；因之全國軍隊，不能按期縮編，訓政建設，不能隨時邁進，政治遲遲未能上軌！最近桂系又謀叛于東南，馮軍破壞于西北，將使中國和平統一的大局，漸呈破綻的裂痕，訓政時期的建設，又轉軍政的破壞！這種障礙革命前途不幸事件之發生，實基于一假革命反革命喪心病狂逞兵自雄的野心的爆發，自絕于黨，自絕于民，固屬殲滅有時。惟當此總理安葬的盛典，靈輦南下的今日，還不能保持和平統一的精神，以告慰總理于萬一，言念及此，實屬令人痛心！現在我們只要以總理的精神爲精神，以總理的人格爲人格，以總理的意志爲意志，一致的親誠無間地團結起來，擁護本黨即日撲滅一切反動勢力，以促進中國和平統一之永久實現，獨立自由之永遠實享，貫徹總理的遺志，而安總理在天之靈！

總理北上及逝世以後

王世俊

爲總理安葬紀念而作

自總理謝世，吾黨失其重心，此四年中內部之分化，既愈趨愈甚，外力之壓迫，又變本加厲；黨之生命，不絕如縷，風譎雲湧，變化萬端，吾人于痛定思痛之餘，進懷總理，能無愴然？

十三年總理欲北上，左右力阻之，尤以改組後新加入之陳獨秀等共產派爲最！總理獨排衆議，毅然隻身北上，其毅力與卓識有非常人所可及者！左右的意思以爲總理素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爲職志，今一旦與本黨勢不兩立之軍閥相提攜，黨人服膺至深，雖無可訾議，究不無與軍閥妥協之嫌疑，適足資反對派以藉口，此不可者一。總理一身之安危，關係吾黨之存亡甚巨，身入虎穴，設有不測，將如之何？此不可者二。商團雖已救平，潛勢力尙未可悔，陳逆炯明負隅自固，猶未解決，且客軍入境，傾軋甚烈，以總理故得相安一時，一日不在，羣龍無首，禍亂立現，此不可者三。總理助海員對英大罷工，以屈服英帝國主義，每思此行，適予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此不可者四。北洋軍閥陰毒險狠，手段酷辣，以總理之偉大，彼等雖無可如何，恐終不免受其包圍或收化，此不可者五。總理明知此行難期實效，與此等軍閥餘孽相週旋，何啻與虎謀皮？無如謀國心切，勢在必行，抱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決心，以大無畏不折不撓之精神，圖最後之勝利，其用心亦良苦矣！果也北上未久

，段張之真面目畢露，彼等陽示合作，陰行排擠。總理之主張，在「北伐宣言」「北上宣言」「對最近時局之主張」「國民會議宣言」中，已昭然若揭，彼等視若無睹，置若罔聞，運用其巧妙之手腕，以軍閥政團財閥學閥所組成之「善後會議」，抵制總理所主張之純粹代表民意之「國民會議」；以「外崇國信，內固國本」之取消帝國主義的滑稽通電，抵制總理所主張之「取消不平等條約」及「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口號。總理處此反動局面之下，動受牽制，事事掣肘，憤慨異常，竟致一病不起！

吾黨既失導師，各方怨毒俱集中于吾黨，帝國主義者竟敢在中國施行大屠殺，演成「五卅」「六一二」等空前大慘案，直接對吾黨示威，思用武力制止濃厚的反帝國主義高潮，反動軍閥捐棄宿嫌，言歸于好，形成反動勢力之聯合戰線，向吾黨積極進攻，一勞永逸，以圖剷除吾黨之根本勢力！共產黨名爲聯合，陰謀篡竊，明白張膽，不顧一切，操縱黨權，壟斷民運，思一舉而顛覆吾黨之基！數年間吾黨日處風雨飄搖之中，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存亡斷續，間不容髮，中間經無數波折，無限風波，由動搖而穩定，繼由穩定而動搖，循環往復，以迄于今，陳逆炯明目無總理，目無國民黨，以惠州爲根據，陰謀襲取廣州，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等，勾結唐繼堯，私通段祺瑞，圖一舉消滅國民黨，此爲第一次動搖時期。幸賴黨人之努力，

黨軍之用命，民衆之助力，諸逆悉數蕩平，根據總理遺訓建國大綱，組織國民政府，取消首領制，採用委員制，兩廣政治煥然一新，軍事財政歸于統一，此爲第一次穩定時期。吳張合作，合力倒馮，竟有先討北赤，後滅南赤之宣言，孫傳芳鎮守東南，坐擁五省，窺視潮汕，趙恆惕雄據湖南，得吳佩孚之助力，居心叵測，此爲第二次動搖時期。吾黨知偏安之非計，不得已誓師北伐，不數月佔武漢，據上海，克金陵，打倒吳孫，收回租界，恢復領權，領有長江，此爲第二次穩定時期。共產黨見國民黨勢力日見膨漲，深爲憂慮，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劫持武漢政府，引起內訌，形成前漢對峙局面，孫傳芳乘機渡江，進逼首都，革命生機，幾經中斷，此爲第三次動搖時期。迄後雙方覺悟，實行合作努力清黨，國共分裂，內部團結一致，繼續大舉北伐，此爲第三次穩定時期。軍閥既被打倒，帝國主義之工具消失，英國在華南及長江流域之特權既蕩然無存，因北伐進展一日千里，日本在山東及滿洲之特權，岌岌可危，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山東進兵，五三慘案，在在向我方挑戰，冀引起外交重大問題，藉使卵翼之軍閥徐圖死灰復燃，此爲第四次動搖時期，幸我方力持鎮靜，臨時不懼，採取不抵抗主義，竭力避免外交糾紛，未墮奸計，國軍進展，雖稍受頓挫，不無牽制，仍得安然渡河，直達幽燕，奉張內嚮，全國統一，此爲第四次穩定時期，英國

在華之特殊勢力，既行消失，乃另扶植一種新興軍閥，——桂系——以與國民黨相抗，目今桂系發動于南，馮方稱兵于北，雖一時未能明瞭其意嚮所趨，要不外乎一般的帝國主義捨棄了他們陳腐而不適用的舊工具，另找尋着相當新的比較進化的新工具，與國民黨爲難，以圖永久維持其在華特權而已！

同志們！我們須知國民黨現在又遇着一個最嚴重的新的時期！這種時期，往往爲整個黨的生死關頭，存亡關鍵，自總理去世後，我們不知遇到了多少難關，但是決不如此次之甚，亦決沒有此次之令人痛心，往常壓迫我們的，想消滅我們的，都是我們的敵人，國民黨的仇讎，他們愈壓迫得利害，我們的團結力愈堅固，反抗的力量愈大！這次却不然了，反對國民黨的，就是曾經站在同一戰線上參加革命的同志！他們因爲領袖的不滿足，利益分配的不平均，不但將從前參與革命的勞績，一併附諸流東，全功盡棄，並且甘心脫離革命陣戰，投身帝國主義的懷中，做他們的工具，來銷滅我們，而不知恥！同志們！總理所詔示我們的是什麼？總理精神所寄託的是什麼？我們應當將整個黨的責任，大家負擔起來，我們不應將黨任人利用或假借，而不聞不問，我們尤不應放任一般不革命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躲在我們旗幟下，來顛倒黑白，淆亂是非！誠然每次革命的進展，必定有許多投機份子，屬入革命

的隊伍，冀意外之獲得，一旦他們的企圖失望的時候，就會立刻板起面孔，不顧一切的來搗亂，此等革命過程中之怪現象，無法避免，不過事實告訴我們，一種主義之成功，決非短時間所可實現，革命的工作，何等艱鉅！何等重大！每經一度之失敗，或成功，必定有一番波折，或無形的危機，潛伏在內！但是無論如何，黨經一度變動，其根基將愈鞏固，其影響於民衆之心理，將愈偉大！最後之勝利，終歸屬於我們這是無可疑義的！

總理奉安中的感觸

(曙)

因為軍閥拚命的淨扎，共黨窮兇的搗亂，我們的總理逝世四年，才得奉安，這是多麼的使我們仇恨！

最近，本黨幸得完成統一大業，於此全國黨化之下，總算可以舉國謹敬的舉行總理奉安唯一隆重的大典，稍盡我們對於總理崇功報德的微忱。不料還有革命的叛徒，不顧一切，掀開惡戾的面目，暴露反覆無常的真性，來破壞整個快要走上訓政道路的中國，影響總理奉安大典的播展。同志們，我們實在慚愧，我們的力量太孱弱無用；我們更要深深的仇恨，仇恨我們革命這麼長久的時期，力量怎麼還是這樣的孱弱無用？

堅苦卓絕，奮鬥四十年的我們總理，遺下了有主義有組織有策略的中國國民黨。我們不能履行這偉大的主義，

同志們，我們不可因一時挫折而灰心，我們亦不可因一時成功而色喜，我們須認清目標，邁往直前，失敗不足為憂，失敗而畏縮而退避，決非革命黨人應持的態度！總理謝世，不覺瞬已四年，我們恪遵 總理遺教繼續總理遺志，應如何發揮光大 總理大無畏之精神，努力實現三民主義，以完成 總理未竟之志而慰在天之靈！值茲奉安大典之際，我們於追思哀痛之餘，當趕快確定方針，努力向前，方不愧為忠實同志三民主義信徒！

遵守這嚴密的組織，運用這基本的政策，把一個蓬蓬勃勃的黨，弄到支離破碎，毫無力量；因此，假革命者，反革命者，大可投機而來，乘機而叛，我們只有瞠眼咋舌，徒呼奈何！雖然，三民主義普照下的一切反革命勢力，不難旋起旋滅；但是殘廢不堪的中國實有經不住一損而再損了。

我們繼承總理的遺教來救中國，求中國在世界上之自由平等，基本的工作，只有於最迅速的期間，謀：

1. 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切切實實的宣傳出去，逐步的施行起來；不許任何人帶上有色眼鏡，加以曲解，加以修改，加以篡奪，而使國民黨的理論方面失去重心，不足以號召一切。

2. 國民黨的組織要絕對嚴密，不許一般右足入黨左足升官的投機份子腐化份子混入本黨。最忌的是黨的數量一天天膨大，質量一天天的崩潰，黨成爲滿身軟癱，萎靡不振，既不健全，那有力量？

3. 黨的策略，誠實地運用起來。我們從廣東北伐要不得着廣大的民衆的同情，那是誰都知道在軍事方面沒有一定的把握的。所以總理教我們救中國唯一的策略，就是：喚起國內民衆，聯合國外以平等待我之民

由總理安葬回想到總理北上

(秉乾)

時間飛一般的快，偉大的總理離開我們已經五年了，在這五年中，因要掃除革命的障礙，完成北伐，實現總理主義計，在時間上便不得不延長。總理安葬時間，今天。總理安葬之期，假使總理主義政策已經實現，全國真正得着統一和平，民衆痛苦已經解除，我們今天雖然十二分的悲痛，還有相當的告慰，更回想不到總理北上，也不須乎我們去回想，可是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不獨難實現。總理主義還不知多遠，民衆痛苦只有增加，和平統一形式都辦不到，而且黨伏着無限的危機，幾乎然革命都要發生動搖；所以我們感着無限的悲憤！在這悲憤中，我們又怎能不想到總理北上呢？

總理北上的意義，是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

族，共同從事革命之奮鬥。我們對於這天經地義的策略，只有誠實地去運用，不許有絲毫虛偽，或觀望。我相信我們的黨能夠照上面所述的做法；會一步步健全起來，力量逐漸地雄厚而集中起來，決不容中國反革命的叛亂層出不窮。在這總理奉安當中，雖有叛逆，違抗中央，擾攘中原，將來一經平服，總可求中國永久之太平，使總理在天之靈也更長得其安。那末，這偉大悲壯的總理奉安典禮，有了極真切的意義了！

統一與建設；同時施行本黨對內對外政策，以期中國得到一個自由平等的統一的國家。總理有這樣的主張和目的，所以在那個時候便隻身北上了。總理爲什麼主張開國民會議？我們可以在北上宣言中看得明白：

「欲使武力與國民相合，其所由之途經有二：其一，使時局之發展適應于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于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及壟斷權利之罪惡。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之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以上二者，爲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

這是總理主張召集國民會議的真正意義，簡單的說，總理想以國民會議的方法，「使時局之發展適應于國民需要，」并「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而歸于「國民自決，」我們更可以想到總理是主張以民衆底革命力量來統一中國，以民衆底組織力量來完成中國革命，而且主張民衆自己武裝起來，把武力變爲民衆的武力，才能統一中國。所謂「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成爲國民之武力」這是總理召集國民會議的真意。

根據現在客觀的事實，我們可以深切的認識，總理的主張是千真萬確；因爲民衆不能興起，國民不能自決，和武力不能成爲國民之武力，革命決不會成功，而只有失敗。所以我們安葬總理，要貫徹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衆」于最短期間，促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更要不猶疑的恢復本黨十三年改組的精神，集中革命力量，恢復民衆運動，和民衆組織，開一個真正代表民衆利益的國民會議。

我們再看總理提出最少限度之政綱來，這在北上宣言中說：

「對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特權，一方在變更外債之性質，使列強不能利用此種外債，以致中國坐困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達而不相妨碍，同時確定縣爲自治單位，以深植民權之基礎，且當以全力保障

人民之自由，補助農工實業團體之發達，謀經濟教育狀況之改善。蓋對外政策果將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于消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對內之政策果得實現，則軍閥不致死灰復燃，民治之基礎莫能動搖。」

現在對外對內政策有沒有實現？我們只要看各省之各自爲政，形成割據；經濟政治之混亂；民治精神之銷沉，就知道對內政策沒有實現，因爲對內政策不得實現，所以軍閥死灰復燃，民治基礎動搖。至對外則由取消不平等條約變爲修改，取消一切特權，變爲乞憐，因此依舊不能脫離次殖民地底坐困，而帝國主義勢力不獨不能消滅于中國，反而實行進攻。

觀此，我們根據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得着一個結論，總理北上是主張以革命民衆的力量，實行「國民自決」而以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來實行對外對內的政策。現在總理的主張完全沒有實現，我們真覺得慚愧，更對總理的英靈無以安慰，同時我們的使命和責任越發的偉大了，尤其令我們痛心的，當此總理安葬之期，新興的封建軍閥，繼續不斷的興起，回憶總理在北上宣言上說：「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其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總理早就知道軍閥不免再起，所以才這樣沉痛的宣言；而今不幸言中了！

我們安葬總理，紀念總理，我們要深深的認識和

覺悟，只有民衆的力量，民衆起來自決，擴大民主精神，革命才得完成，主義才得實現，我們也只有向這條路走去，革命才有出路，黨的基础纔能建立。我們安葬 總理，

回想到 總理北上的精神，我們要如何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完成革命，以慰總理在天之靈啊！

專 載

總理由粵北上紀事

總理因痛恨民國以來，軍閥割據，民不堪命，故始終主張和平統一。當民國十一年秋，見江浙戰起於淞滬，奉直大戰起於榆關，以爲打破曹吳武力統一之機會已到，此次武力一破，全國或有和平統一之可能；於是抽調建國軍，由粵出贛北伐，並於九年九月十三日由廣州親往詔關督師，不期月而建國軍攻入江西，各軍亦相繼入贛。同時在詔關得報告，悉國民軍返師在北平舉義，囚曹琨，敗吳佩孚，數年來全國最大之軍閥，根本推翻。於是召集前方各將領，在大本營會議，討論應付時局之法，總理以爲從此以後，要統一中國，可不再用武力，遂決定離開兩廣，隻身北上，謀全國和平統一之進行。於十一月三日，由韶關回廣州，布置一切善後事宜。更恐北方諸新起軍閥，仍無和平之誠意也，並將所屬各軍，加以充分補充，與嚴

厲誥誡，以備促成全國和平之後援。至北伐未盡之軍事責任，則交譚延闓同志擔負。兩廣軍政全權大任，則交胡漢民同志代爲執行。及一切布置已妥，遂於十一月十二日發表北上宣言，主張開一國民會議，集全國之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反對曹吳各軍及各政黨等九團體，以解決國內民生計問題，以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作全國根本上和平統一之圖。即於同日下午由廣州大本營，乘永豐兵艦（現改名中山艦）起程往香港。當起程之際，各界到長堤歡送者，有胡漢民蔣中正譚延闓程潛朱培德廖仲愷同志等，率領中國國民黨黨員與軍政農工商學各界民衆計在十萬人以上，一般民衆多持有旗幟，所書標語與所歡呼口號，均不約而同爲「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蓋由於國民厭亂之心切故求和平

之情急也。十三日晨抵香港，英帝國主義者，亦深知吾革命之民氣不可侮，故對此革命之導師，亦保護周密，優禮有加。總理未登岸，當由汪兆銘伍朝樞諸同志，與香港日本領事等恭迎入春陽丸，卽於是日正午離香港，初出港口，舟行頗平穩，故同行者均覺舒暢。總理同夫人於是晚曾上大餐廳，與各同志共進晚餐一次，極愉快也。十四日以後，舟行既慢，又不平穩，且時有風浪，故同行多暈船。總理自是以後，均未到餐廳進膳，終日在臥室中閱書休息，十七日晨安抵吳淞口，由上海乘輪來歡迎者有國民黨同志于右任戴傳賢葉楚傖林業明石青陽等以及各地新聞記者數十人。總理接待甚週，惟因沿途風浪數日未行動，精神上似現疲勞，有一日本新聞記者上前報告曰：昨天上海字林西報著有短論文，大意是討論孫先生到滬居住問題，因爲孫先生是現在廣州政府的大元帥，一舉一動，當然負有政治上的任務；在上海租界區內，完全是商務性質，負有政治上任務的大元帥，到這個完全屬於商務性質的地方來居住，是否相宜，似乎是一個大問題，這是大家應該要討論的。此中用意，當然是挑動各國人對於總理的惡感。故總理聽畢卽正色答曰：「現在上海雖然是租界，但是根本上還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的主人，寄居上海的那些外國人都是客，主人在自己領土之內，要做甚麼行動，當然可以做甚麼行動，他們客人是決計不

能干預的。」語畢，似極有感。正午抵上海，在法界碼頭登岸，沿岸歡迎者有居正謝持諸同志，以及各界民衆約及一二萬人，歡呼之聲震天地，並各持旗幟所書標語與歡呼號，均與廣州起程時不約而同，由此足徵民衆厭亂望治之心，各地皆然。總理抵寓後，毫末休息，卽接見各方歡迎代表，并在花園中攝影，以留紀念。十八日在住宅公開接見民衆，示以在粵所發表之北上宣言，希望大家體貼此意，到各地方廣爲宣傳。十九日在住宅開茶會，招待上海新聞記者，演說解決中國內亂之法，盼輿論贊助指導民衆提倡。同時復調查由上海往天津路程，火車因受軍事影響，尙不通行，在二星期內復無輪船直航天津，而北方各軍隊與民衆代表，催促北上，又極急迫，於是更調查繞道日本往天津船期，知由此路程於二星期內可以達到天津，於是決定假道日本。於二十一日晨乘上海丸向日本出發，隨行者除夫人外，尙有戴傳賢同志等若干人。其餘各隨員均另行分途直往天津。當船開行時，忽到有上海之日本新聞記者團二三十人，請問總理假道日本往天津之意，與對時局主張。總理作答，戴傳賢同志口譯答詞，大意除與前數日在上海已宣佈之政見無大差異外，并注重於解決中國時局方法，對內固預開國民會議，對外則須要求列強，卽時廢除種種不平等條約。日本國民，應覺悟中日兩國在東亞利害相同之關係，先贊助中國廢除中日間之不平等條約

。上海丸離滬後，行駛極平穩，且風平浪靜，同行者均稱愉快。總理在船中除召集同志開一次談話會，討論此次繞道北上所持之政治方針外，并親擬電稿答覆日本各方所拍來之歡迎無線電。二十三日船抵長崎，二十四日下午抵神戶，在船未泊碼頭之先，紅日西照天朗氣清，山明水秀，海風宜人。船主請得總理與夫人同意，曾攝數影以留紀念。至中日人士與歐美新聞記者在碼頭上，鵲立歡迎者，約五六千人。造船一近岸，軍樂與歡迎之聲喧天，各歡迎者均喜容滿面，擁入船之餐廳，急與總理握手，爭先恐後，總理除一一接待外，并在船之休息室，對神戶大阪東京各地日本新聞記者，作長時間談話，態度極形誠懇。旋有數英美新聞記者，強總理用英文對若輩作一極短時間之談話，亦遭拒絕。即時由楊壽彭諸同志招待登岸，入寓東方旅館，是時除與日本數舊友如宮崎野山田諸同志稍為談話外，未另見客。僅閱當日各地新聞紙，以觀察日本國民之態度；及見輿論一致贊成日來之主張，遂極為欣慰。二十五日接見東亞諸被壓迫民族代表，並詳告以東亞民族處此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必須團結一致，并於是晚赴東方旅館餐廳所開之東京大阪神戶中國國民黨歡迎會，對各同志演說「中國內亂之因」，為時約兩點鐘。二十六日以後，日本各地舊友如頭山滿等均先後遠道來訪，討論中日國民親善之方。二十八日允神戶商業會議所，日華實業協會

等五團體之請，到神戶高等女子學校公開演講「大亞洲主義」，聽者萬餘人。雖分開數講室，亦不能容。至聽衆尊敬之精神，崇拜之熱忱，歡聲雷動，幾若發狂。晚間赴神戶各團體之公宴，席設東方旅館大餐廳，在席上演說，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語語哀婉誠懇，聽者莫不為之感動。日本國民答詞，更莫不一致贊成。三十日晨乘北嶺丸離神戶向天津出發，起程時中日國民歡送者之熱烈情況，約與歡迎時同，且更戀戀不欲分離也。十二月一日晨路過門司，總理未登岸，在船中接見當地來歡迎之中日人士同新聞記者團十餘人，作對門司新聞記者之談話，大意與以前所發表之政見相同，而尤注意於中國南北統一之關鍵，係在北方須服從南方之主張。另與一當地駐軍武官作稍長時間之談話，因此武官曾駐紮西比利亞，故詳詢俄國革命時情況。是日午離門司，因北嶺丸過小，臥室中不便休息，每日均在餐廳閱書，與修改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頭二日舟行尚平穩，總理精神似不見疲勞。三日過黑洋，風浪甚大，總理亦多未出臥室。四日黎明船抵大沽，猶未進北河口，而公子科與汪兆銘同志等已登舟來謁，並報告平津各方情形，總理接待雖極殷勤，但精神欠健。同時船進北河，沿途張作霖軍均列隊歡迎，約近正午，始抵天津，泊法界碼頭。鵠候於河岸歡迎者，有河北省政府代表，及北平軍警政學農工商各團體等二三萬人。至天

津民衆，則舉行極熱烈之空前市民歡迎禮，全市自動的懸國旗，結燈彩，環繞於碼頭附近，多手持旗幟，歡呼口號，并遍發無數歡迎傳單，所有措詞，大意均爲「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平統一」，與南方滬粵民衆所表示之主張，無不全同，而其慷慨激昂，則尤過之，蓋總理近十餘年來，對於國事之主張，與夫此次隻身北上，而上海而長崎而神戶門司，對於中國大計，所持以爲救國救民之方針，始終不外乎從積極或消極方面，求全國和平統一。

總理病况經過及逝世時之情形

(一)天津張園養病情形

總理自應段祺瑞之約，北上會商時局，即由粵啓程赴滬，值南北道梗，復由滬迂道日本，而後轉輪以達天津。維時日行北陸，窮陰沍寒，雨雪載途，海波山立，總理以憂患餘生，終日顛簸於狂風巨浪之中，業已備嘗勞頓；重以東瀛人士，喜總理之來，咸欲一覘其丰采，而快聆其議論，於是開會歡迎之者，不絕於道；總理亦以同洲共文之誼，願欲本其素願，一抒忠告；因是於日本歡迎會上，窮日夕演講，至數十萬言而去。而黃海道中，風浪愈惡，輕舟飄颻，如一葉之浮萍，人非金石，詎耐折磨？美疾之來，蓋有絲焉！爰於北方群衆歡迎之期，遽傳溥國元勛不豫之耗，嗚呼！甯非舉國人民，所聞之駭汗，而祝其不

全國民衆，年來處於帝國主義者與軍閥二重壓迫之下，日在水深火熱之中，所盼以爲急解倒懸者，亦均不外乎早求實現和平統一，滿望總理一抵天津。即直入北平，本此和平統一之主張，而促成國民會議，以爲吾民請命者也。豈料下午一時登岸，稍事休息，接見各方代表，與答謝各將領歡迎後。至晚六時，遂發現歷年積勞之肝病，一病而遂不起也耶！嗚呼！痛哉！

實者耶！然而先生竟自此病矣！悲夫！

初，總理於十一月三十日，由日本之神戶乘北嶺丸啓程北發，十二月四日黎明，抵大沽口外，公子科暨汪精衛等諸同志已乘一小艇冒險破浪來迎，至上午十二時抵津，舟泊法租界碼頭，一時歡迎之衆，凡二萬人，爲前此所未有。第以風波跋涉，便覺勞悴，然猶驅車河北曹氏花園訪張作霖氏，暢談至兩時之久，北地嚴寒，豈勝抵禦？還轅後，寒熱遽作，而肝病相繼暴發；蓋本係宿恙，至是復劇也。乃急延德醫施密特診治。初以爲臨時感冒，故祇於一切演講宴會等事，暫行謝絕，以期休養。詎意六日午肝病愈烈，幾不能發言，德醫暨日本醫生某咸來視，乃決定爲膽囊炎。七日肝病漸止，體溫由百零三度，降至九十

度，精神雖健。然尙索閱報紙，下午且於病榻前與客會晤，四時復診察歷一小時半乃罷，謂須多飲流汁，并服德國瓦雪鎮泉，使腸胃之通達。八日後病益瘳，與平津奉諸要人接晤甚歡，如是者凡旬餘，已準二十二日入平矣。乃十八日許世英與談外交問題甚久，總理知段氏之臨時政府行文各國使署有尊重歷來條約之意，所謂容納本人平時政見，完全反汗，因大傷感！且食梨數枚，閱西報達兩時許，至午後遂欠安適。十九日體溫遽增，脈搏至二十度以上，疲倦亦益甚，而肝胃病劇。醫生因力勸休養，行期復展緩，自是一意調攝，不復檢閱書報，雖平時晚課，亦復輟罷。至二十五日疾稍瘳，後經日醫小菅勇博士診視，知爲肝臟疾，二十八日疾大瘳。段氏又來電相邀，略云時局未定，庶政待商，務祈速駕，以慰衆望。總理乃覆電準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平，至期上午十時乃偕夫人及隨從人員赴東車站啓程。行時又發表宣言云：「中華民國主人諸君，兄弟此來，承諸位歡迎，實在感謝！兄弟此來，不是爲爭地位，不是爲爭權利。是爲特來與諸君救國的。十三年前，兄弟與諸君推倒滿洲政府，爲的是求中國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國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滿洲政府從不平等條約裏，賣與各國了，以致我們仍然處於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們必要救國，關於救國的理很長，方法亦很多，成功亦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諸君詳細的說，如今因爲抱病，只好待病好再說，今先謝諸君的盛意。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孫文。」

(二)北平飯店養病情形

十二月卅一日下午四時，總理始由津乘專車達正陽門，一時歡迎之者自政府迄於民衆，殆二萬餘人。以舊恙未痊，下車後逕入北平飯店，而命其隨從則居段氏所豫備之行館（即鐵獅子胡同顧宅）。其意：蓋謂旅津時來客至行館訪問者，終日不絕。欲一一延見，則不勝其煩，於病體大有妨礙；欲謝絕會晤，或命人代見，則易使失望。故不如別居，以便醫療，且將病費完全自理，不累公帑。故入飯店後，即延協和醫院醫生狄博爾克禮二人，與德醫施密特會同診治，決爲最烈肝病，欲用外科手術，探查病狀，總理不允，祇約克禮以內科施治，議遂定。當晚並通電各省軍民長官各團體各報館云「文此次北行目的，曾有宣言，諒蒙鑒察，抵津以來，執政招待殷渥，期望甚切，平津各團體盛意歡迎，所以助勉之者良厚，至深感荷，原擬早日入燕，共圖救國，不意肝疾偶發，滯滯兼旬，茲承醫生勸告，即日與疾入燕，選擇醫療，在醫療期內，惟有暫屏萬慮，從事休養，以期宿恙早痊，健康早復，俾得發抒志願，「仰副厚望」等語。越晨爲十四年元旦，復延諸醫來視，結果對於總理現狀，宜靜臥勿勞心，勿傷氣，殆一致諄囑焉。時總理以抵平時段祺瑞特派從武官長衛興武爲代表，國務員全體及國民軍將領咸來迎迓，本擬即往答禮，

因從醫生勸告而止。後段氏復命其公子駿良前來慰問，並賀新歲，總理雖在病榻，特予延見，別後遂派汪精衛謝，約愈後相見。自是息居寓樓，一意療養，雖車馬闐溢，悉由從者接應，無所聞問。至四日晨精神漸復，體溫約三十七度，脈搏八十度，惟睡眠不安。因由德醫克禮博士主任，與諸醫士會議，定其症為肝臟癰瘍。五日晚始施以注射，似甚安眠，如是者凡半月餘。至一月二十一日前後，體溫升降，忽失常度脈搏亦陡異，醫士乃特別注意。至二十三日，克禮察其眼球，忽見黃暈，知肝臟之膿漸將侵及他部，非施手術不可，乃由中美德各國醫士共議割治方法，然以總理年已六十，慮其體力弗勝，疑不能決。結果僅延協和醫院之法醫皮大夫施以注射，先後凡十一次。始復原狀。然自是不復能進飲食，食即嘔吐，至二十六上午。協和醫院日外科醫士復往診治，知形勢益惡，決為危殆，當經商之朱夫人及左右亦不能決，最後乃選請總理自決。總理慨然允之，由是總理遂於是日下午三時以擔架，由北平飯店，移入協和醫院施行手術。

(三) 協和醫院養病情形

一月廿六日午後三時，既入協和醫院稍事休息，至四時許，即由醫士邵樂爾施行解剖手術，助之者為院長劉瑞恆，兩好友也。因相與悉心探察，始見其肝部堅硬如木，生有惡瘤，遂妥為洗滌，並割取其外皮，以顯微鏡詳加試驗，

乃斷定其症名曰肝癰尤為不治之症。(按當時施術者為協和醫大外科主任邵樂爾氏，院長劉瑞恆在場照料此外有德醫克禮，及俄醫某氏在焉。除四醫外，則為助手，看護婦等若干人，先生左右僅汪精衛陳友仁孔庸之等三人進室遠觀，夫人亦未得與，祇在鄰室靜候而已。其他專門醫士等則皆在施術室外，割治之處在體之左側，切開約五英寸許，因局部曾用麻醉藥，並以新法禁止血管流血，故施術時，本人不覺痛楚，出血亦甚少。切開後，常用如唧筒之具，將肝部之膿吸出，盛以盤，盤中置脫脂棉，每吸取膿一部份，即置於棉中，命人送出室外，交專門化驗家。及膿吸盡，乃施洗滌之術，並見肝部果生有惡瘤，即癰是也。割治畢，立即縫密如故，計自施術起，至縫密止，僅經廿五六分鐘之久，實割治術最適當者也。其後即移入三百零一號病室，七時許即已醒覺，並不覺痛。據主治醫云，割治後，所經四十八小時，不發熱，病狀亦無變化，當無危險，惟當時實為最危險之時期，故絕對禁止。總理左右入室探視，其吸出之膿，經分析化驗之結果，斷其病已起在十年以前。憶民國五年間，總理即患胃病，殆即此肝部之癌作祟歟。)惟時有由本黨特聘之俄國醫士某君，亦親觀其狀，既退，乃密語同志，謂總理是病，遠在十年以前，大抵為至微之寄生蟲，由腸胃而傳播肺部，以及於肝，遂成爲癌，癌則不治，要之其病由久居熱帶，於飲食呼

吸之際而生，殆無疑也。廿七日醫士克禮，協和醫院長劉瑞恆，外科主任教授邵樂爾，果具書證明 總理病狀，頗爲危險。是日午後，神志漸爽，但進食，乃進燕窩湯，既食，復密柑以取汁熱而進之，至五時許安眠，至夜爲狀均佳。二十八日劉院長邵教授復診得體溫爲三十七度四，脈搏百有十度左右，而神志較昏，至夜半乃略清，因得靜睡。二十九日上午先生睡覺，精神甚佳，鏡口亦漸合，體溫降至三十七度許，並起坐談話如常，因進雞湯，及麥麩粥。惟醫生多方禁戒，故入視者祇遠立不敢近。三十日至二月二日體溫均合度，精神亦佳，午後公子科暨本黨同志張人傑等二十餘人均來平，二時許入謁先生大慰。旋見張君形銷骨立，不覺泫然曰：「汝一病至此，奈何復來視余」，因勸張君亦住院療治。是夜十二時許脈搏增至百四十度，體溫由三十七度八升至三十九度，精神亦稍衰弱矣。六日始用雷錠治療，以輕痛苦，九日晚復劇變，十日晨稍安，復用雷錠，而四肢稍浮腫矣，十一日老友陳少白自粵來，總理命引入，慰問數言即退，十二日上午命召其孫至榻前，撫慰者移時，至十七日病狀如恆，浮腫亦退，當晚至十一時院長劉瑞恆竟致一書於孔甫之暨家族及國民黨，謂總理之病將絕望。蓋以雷錠本係最後治療，而其用以四十八小時爲限，今用雷錠已四十餘小時，仍無效果，故斷爲絕望也。至是侍疾諸人皆主改服中藥。總理以在院，既

受西醫診視，而陰服中藥，是不以誠待人也，堅主出院，始服中藥。乃決議出院，遷居行館。十八日正午十二時，由醫士克禮劉瑞恆等診治後，即以病床昇 總理至升降機，徐徐下降，改乘醫院特備汽車，緩行至鐵獅子胡同顧宅休養，即前段氏所預備之行館也。

(四) 鐵獅子胡同養病及逝世時之情形

初，總理之自醫院以達行館也，衆咸惴惴，慮中途之顛簸，或生意外也，何幸車極寬長，行復弛緩，抵館後，神志甚開，體溫如故，衆乃大慰，時張靜江胡適之等，已舉薦中醫陸仲安來視，陸先進黃芪黨參一二劑後，腳腫盡消，二十日復診，乃具方案煎飲。克禮亦報告血液循環，漸有進步，午餐進食，幾與無病時等。並以十日前，葡公使曾至院訪問，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新任領袖美使舒爾曼氏，偕妻克參贊，特往鐵獅子胡同行館慰問病狀，由公子科接見，美使謂，自聞先生入協和醫院，極以爲念，幸時得報告，故于病狀經過頗悉，今聞遷至行館，特來問候，公子科，因即示以當日克禮博士，關於病狀之報告，並告以自遷入行館後，精神較前健旺，雖醫生羣謂此病爲不治，而先生始終抱樂觀，奮鬥之態度，未嘗爲絕望之表示，美使於 總理勇敢樂觀之精神，極爲嘆服，並謂堅毅之志，嘗足戰勝病魔，其友人亦有經先生宣告不治，而繼續生存頗久者，甚望先生終轉危爲安，總理深感友邦厚意

，特遣公子科前往答謝。是晚，竟安睡至八小時，二十日狀況稍弱，胃口略減，且微患腹瀉，惟睡眠溫度脈搏如常。二十四日日本黨同志，又介紹唐堯卿，周樹芬來視，謂其頭身發熱，脈象洪大，吞乏津液，其色鮮紅，決爲肝血大虧之證。午後三時，公子科暨汪兆銘等在榻前受遺囑，因聞夫人在別室悲泣甚哀，遂不果簽字而罷。二十五日克禮報告，病者益趨衰弱，眠食俱減，惟神志仍極清明。二十六日上午大瀉後，氣分益虛，腦腹俱腫，語言艱澀，精神頗衰，克禮進健胃劑，強壯心臟劑，通利大小便劑三種，服後頗安眠至八小時，二十七日稍瘳。時有萬幸慈者，畢業於德國精神醫學，自滬來，因施以精神治療法，而中藥亦止不復服。三月一日克禮報告氣象較光明，至五日晨先生以睡眠尚適，命葛君停止按摩，又聞聯軍收復海豐，意甚欣慰，然腹部水分漸增，四肢日呈浮腫之狀。時有山東醫生王綸用日本新發明之驅癩藥液，名卡而門者，加以注射，初覺有效。至十日晨注射已七次而水腫如故，脈搏至百二十五，王綸遂謝去。而克禮亦宣告形狀危急矣！十一日晨一時，忽神智清醒，召夫人宋慶齡公子科，汪精衛等到榻前，令將上月二十四日所預備之遺囑進呈，由夫人扶腕，用鋼筆手自簽字，並囑謂：「余此次北來，欲以國民會議建設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乃爲痼疾所累，行將不起，死生常事，本無足惜，但數

十年來，爲國奔走，所抱主義，終未完成，希望諸同志，能努力奮鬥，早日達到三民主義之主張，則吾死亦瞑目矣！」言下不勝傷感。須臾，繼續囑曰：「余死之後。可葬於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爲總理所指定之中華民國首都也。）遺體可用科學方法，永久保存」云云。左右及家屬聆畢，均愴然掩泣不止，總理此時氣忽上逆，喘息甚急，病狀陡變，克禮醫士急以強心劑注射，神志始略清，然午後乃復昏替，入夜，呼吸更慢至一百八十，至十二日上午一時三十分，轉側甚盛，厥狀極呈不安，喉中作哮喘聲，看護進麥粥湯少許，已不能納，多流出牙床之外，三時十分喘愈甚，以手撫胸不止，入氣甚微，八時三十五分，看護再進牛斗，已不能啓齒。左右皆仰泣，至是當由行館同人，立發電通知在京國民黨員，先後雲集行館，九時十分段氏派許世英來慰問，總理兩目向上直視，漸不見瞳子，許急退出，云報段氏，而總理於此病狀萬分沉重之中，口裏仍呼「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志奮鬥」等數語。聲至朦朧，幾不可辨，時正九時二十分也。須臾，聞總理又呼汪精衛，汪至，先生張口欲有所言，不能出聲，汪請安睡，時總理喉中痰益上湧，面益轉灰白色，手足漸冷不能動彈，至九時三十分，竟遽然逝世矣！其時，總理家屬孫哲生君等，因遵總理遺囑，令保存遺體，遂直接與協和醫院商議辦法。該院謂可敷抹防腐

藥，設法使遺體保存乃即於午後十二時卅分，用醫院大汽車，將遺體遷至協和醫院，上車時遺骸由軟床抬出，上蓋以國旗及國民黨旗，當總理遺體移出寢室時，黨中同志及來弔之賓客數百人，分立院中兩旁齊向遺體行三鞠躬禮。該病車由孫哲生君與克禮醫士同護送，其餘各黨員及家屬，均乘汽車馬車數十輛隨行。沿途病車經過之處，軍警均肅立致敬。車到醫院，各黨員因格於院中規則，多未能隨遺體入院，遺體既入院之南樓醫士等乃先將體內血液取出，注以藥水，外部敷以防腐藥粉，以便施用手術，惟此項手續，尚需時日，遂留侍從武官數人，在側守視。當晚即

總理安葬紀念宣傳計劃大綱

(一) 宣傳要點：

1. 總理十四年北上的意義。
2. 總理逝世後，世界弱小民族的悲痛。
3. 總理逝世後，本黨同志秉承 總理遺囑奮鬥的經過。
4. 安葬 總理必須完成 總理未竟之遺志。
5. 安葬 總理更要努力實行 總理的革命方略，實現 三民主義。
6. 我們要貫徹 總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主張，要達到真正自由平等，才不負 總理在天之靈。

續治喪辦事處，通電國民黨黨員左臂纏黑紗七日，停止宴會及娛樂七天，以表哀悼。當日九時卅分，總理逝世之時，段氏方面方舉行其國務會議，聞報立命散會，止辦公，下半旗誌哀，諸開員亦齊詣靈床弔唁，旋派柏文蔚王未為治喪代表，並發有前臨時大總統孫文，倡導和平，肇我中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於國計民生，悉心擘畫，宏謀毅力，薄海同欽。本執政夙慕奮勳，亟資匡濟，就職伊始，敦勸入都，方期克享遐齡，共籌國是，天胡不慙，遽奪元勳，軫念艱虞，彌深愴悼，所有飾終典禮，着內務部詳加擬議，務極優隆，用符崇德報功之至意，之令云。

(二) 宣傳目的：

1. 發揚 總理人格的崇高，精神的偉大，使民衆有更深切的認識。
2. 使 總理三民主義在安葬時給民衆更深的信仰。
3. 要使民衆明瞭 總理一身為革命為民衆奮鬥的精神，我們本著 總理大無畏的精神去努力。
4. 總理的主義還未實現，革命的障礙，還未肅清，我們要完成 總理遺志。

(三) 宣傳方法：

1. 各級黨部召集所在地處站及民衆舉行 總理安葬紀

大會

2. 各級黨部得發行 總理安葬紀念宣傳特刊小冊子及 告民衆書等
3. 張貼 總理安葬紀念標語
4. 組織宣傳隊向民衆宣傳
5. 在能力上經濟上可能範圍內得舉行 總理安葬紀念 化裝講演大會

奉安消息

建築總理紀念碑

津浦路局奉安籌備委員會，以 總理奉安靈柩經浦口，路局同人既表極熱烈之敬仰，亟應有一種永久紀念，使一般同人時時刻刻不忘 總理，時時記憶 總理之遺教，時時努力實行總理傳述之方略，爰擬由同人建築 紀念碑一座，以垂永久。茲抄其建碑啓事於後：

奉安 總理行將及期，舉國同胞，追念既往，策厲將來，當頃刻不忘此革命導師，常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我路局同人，服務交通事業，尤爲先 總理實業計畫中之第一要務，以後秉承遺旨，共同努力建設，必有忱於目而劇於心者，以資警覺，以策完成。爰於本局小花園內，建 總

(四) 注意要點：

1. 對於 總理革命歷史，和偉大的地方，必須有充分的預備
2. 對於 總理主義，革命方略，和現在革命的階段要認識清楚。
3. 要注意民衆偏重紀念 總理而忽略自身責任。

理紀念碑由同人捐輸集資，剋日興建，如有不足，請局撥助。局內由各處室彙收，外段由各段站廠所院隊彙收，統交工務處辦理，勿謂環流至細，可助泰山河海之宏，庶幾出入具瞻，共寄堯舜舜之慕。聞路局孫局長已題捐貳百元，各處課員司，題捐者甚形踴躍。但日昨該局接到鐵道部訓令一件，禁止官吏捐款，違者受減薪處分，該局員司以自由題捐辦 總理事業與普通捐款辦慈善事業者。性質不同，此項捐款，是否應在禁止之列，已電呈鐵道部請示云。

籌備奉安典禮紀詳

總理奉安典禮。

明令奉頌，務極隆重，本路縮數南北，占奉安靈輻經過道十分之七，應辦事宜至隨且要。敢不及早籌備，冀此次典禮無纖屑之缺憾，以慰

總理在天之靈。誠以

總理一生革命之大事業，具於實業計劃書中者，以發展鐵路為首要，宏圖規劃精詳，昭茲來許，無微不至，無美不臻，現在路局同人，罔不聞風興起，立懦廉頑，平時飲水思源，當食必祭，常若有三民主義之

導師臨在上而質在旁，况當茲寇窳安靈，慎終大典，自倍恭震動，咸願竭棉力，以答

宏庥，容有未能周至之處，則限於智力所及，非志慮之敢有或弛也。幸當世明達曲為鑒焉！

(一) 遴派籌備員： 本局遴派總務處考績課

課長劉春海，警務督察長惠洪，庶務課課長孫義漢，總醫官陳瑛英，文書課課員林祥慈，邱錫芹，司事潘慶福，書記張達五，汪原福，警務課課員余熾，考績課司事嚴昌馥，車務處計核課課員王敬慎，運輸課課員鈕善伯，工務處辦事賀牧西，工務第一分段副工程司徐宜庭，會計處辦事鄭安衆，綜核課課員陳少怡，機務處稽核課課員馬襄，工

務員熊希顏，等十九員，為

總理靈輻奉安籌備員，並以劉春海為主任，旋組織總理奉安籌備委員會，以本局會議廳為會址，會內計分文牘，布置，警衛，交通，交際，宣傳，典禮，衛生八組，即由各該員分任組務，努力進行，每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共同到會辦公，每星期一三五等日，下午一時至三時舉行會議，討論籌備各事，並派駐津辦事處長高恆儒，為本路北段奉安籌備專員，隨時赴平秉承迎輦專員，洽辦，復加派車務處辦事徐經鄂，車務第三總段長余仕斌會同辦理。

(二) 籌備機車車輛： 迎輦各列專車之機車

，茲經規定第一列首導車，與宣傳車，全路用(121)號機車拖掛。第二列靈輻車，由濟至徐用太平洋式(410)號機車，由徐至浦用太平洋式(412)號拖掛。第三列隨員車，由濟至徐用(111)號或(114)號由徐至浦用(402)號拖掛。第四列來賓車，由濟至徐用(251)號，由徐至浦用(274)號拖掛。第五列公使團車，由濟至徐用(260)號，由徐至浦，用(410)號拖掛，另由北甯路備機車四輛，拖掛。第二三四五各列車由津至濟備用機車一項，亦經本路備妥(154)(114)(103)(106)(s-17)(49)等號六輛，分在滄州德州奉安兗州臨城蚌埠車房候用，關於車輛現已備妥

，頭等臥車兩輛，頭等飯車一輛，守車一輛，蓬車四輛，

(三)佈置：

此次迎櫬列車，在本路停車之站，計爲天津，唐官屯，滄州，連鎮，徐州，禹城縣，濟南，泰安，兗州，臨城，徐州，符離集，固鎮，蚌埠，明光，滁州，浦口十七站，均應搭紮牌樓，以崇大典，天津站由駐津辦事處籌備，浦口站由庶務課籌備，並電令上項停車各站，均照搭紮牌樓，俟靈櫬列車到站停車時，全體員司有制服證章者，敬謹與祭。

(四)沿途衛生：

凡各站站台內外及軌道磚頭等處，業令車工機警各部分，飭役於靈櫬列車經過兩日以前，一律掃除潔淨，復派醫員三員，衛生稽車五員，隨車認真查察照料一切。

(五)派員隨車護送：

迎櫬各列車均已分別派定，車務工務機務警務各部分人員，隨車護送，或經行

全路，或分段接替，以昭妥慎。

(六)協助宣傳：

本月十日宣傳列車由浦口出發，本局派籌備員鈕善伯，隨車北上，協同宣傳，十二日，列車抵張八嶺時，當地民衆團體，要求停留六分鐘，有盛大歡迎宣傳列車大會，十三日來電，已安抵徐州。

(七)建築紀念碑：

本局奉安籌委會議決建築總理紀念碑，以留永久紀念，地點在浦口本局門前，公園內，經費則由員司工友自由捐助，不足者由管理局補助，遂於十日下午一時，行奠基典禮，邀請本路特別黨部，浦口商民協會籌備委員會，浦口公安局派員，並令本路全體員工等，到場參加，孫局長主席演說建築紀念碑之意義，旋奏樂鳴鞭奠基，民衆觀者如堵，頗極一時之盛云。

華語三日刊 第一期

三三